

荀子



荀子二十

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古逸叢書本

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綴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音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

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掠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恆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

仲尼篇第七

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

第七卷

君道篇第十一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书，请访问：www.e-ctongbook.com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天論篇第十七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第十四卷

子道篇第二十九

第二十一卷

法行篇第三十

第十五卷

哀公篇第三十一

解蔽篇第二十二

堯問篇第三十二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三

第二十二卷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卷

君子篇第二十四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倍 注

勸學篇第一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為學則自無禍故 福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跂足也 登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直中繩

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輒屈槁枯暴乾挺直也

輒使之然也

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

故木受繩則直

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智明而行無過矣

參三也 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益友

故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大謂有益

人于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

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

詩曰嗟爾君子無恤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恤

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而至千里者能善游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

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苦折鶻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焦鶻也若葦之秀也今巧婦

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

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

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

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若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也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干

也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

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年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自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染也漸潤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溷中則可惡也漸者廢反諭思酒反

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自取也亦所自取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構結也言火就燥而焚之矣

平地若一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火就燥而焚之矣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疇與傳同類也

茂而斧斤至焉

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

樹成蔭而衆鳥

息焉醯酸而蠎聚焉喻之者衆

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即謂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蹠步無以至千里

半步曰蹠蹠與蹠同

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駢驥一躍不能十步駢馬十

駕

言駢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駢驥之躍據下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駢駕一句

功在不舍鍛

於不舍舍與捨同鍛則也告結反春

功在立

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鍛其軸

功在

蚯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蚓與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無可寄託

者用心躁也

功

跑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蟹首上如鍛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

事

冥冥惛惛皆專熙精誠之謂也

不至

事兩君者不容

也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疏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

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數篇有揚朱哭衢涂今秦俗

能兩聽而聰聳蛇無足而飛

詩曰

爾雅云聰聳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不能如蜃蛇專故第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梧鼠五技而窮

詩曰

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鼴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

中也

詩曰

而不能如蜃蛇專故第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戶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流涇也春秋傳曰中聲以紀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降五
時風戶之篇毛云戶鳩鵠鶸也戶鳩之養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戶鳩之一執義則用心堅固故
曰心如一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

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

伯牙

鼓琴六馬仰秣

伯牙

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

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

曰天子御雕輅六駿駒又曰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驥而沛文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可見

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

者乎

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

假設問也

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

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

其義則始

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

眞積力久

則入力久則能入於學也誠積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生則不可

怠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

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所

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紀也禮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

車服等級之文也

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類也

春秋之微也微謂曠遠也

勤微而顯志而晦之

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忘而不忘也

而忘人尤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

而言端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噓微言也

而喘息微言或端蠹微動皆可以爲法則

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

人道聽途說也

口耳之間則四曷足

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

為財與纔同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

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缺之物

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戲無異或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曰讀爲噭聲曰噭噭然也

與教問一而告二謂之贊

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

讀助之今贊禮謂之贊

唱古字口 傲贊非也君子如響矣

如響

學莫便

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

禮

雖察辯散儒也

散謂不自檢束莊子

問

堪者勿告也

堪與苦同惡也問堪謂所問非禮義也凡

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堪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云沽穀也

告

以不才木爲散木也

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食壺也

而不切

詩書俱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

而不能使人遠曉其意也

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

春秋約而

不速

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

不能

然矣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

免爲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按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爲戰國策趙王曰秦

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據於趙矣呂氏春秋是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重辭官其主安輕

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時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經緯蹊徑也

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

若挈衷領詘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

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

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

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言禮皆順矣

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

憲標表也譬之猶道言說也

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

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之謂也

詩小雅采菽之篇匪文當爲彼文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子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蹠步不至不

慎其身

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瞽者不識

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

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善學

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貴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女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夫是之謂成人

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

天見其明地見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
之人也

或善或否

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盜跖

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

全之盡之

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全盡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

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脩然整飭貌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思索以通之

思求其意也

爲其人以處之

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除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愀然憂懼貌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非是無欲慮也

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

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

致極也

利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忘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蕩也

蕩動也覆說爲學則物不能傾移矣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

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

哉

至忠反以爲賊詩曰渝渝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

脩然整飭貌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愀然憂懼貌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然必以自好也

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

不善在身

菑然必以自惡也

菑讀爲災災然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

吾賊也

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吾賊也

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吾賊也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戒雖欲無進得

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

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

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

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

乎

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死生必由於學

德操然

此為武侯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去渝渝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平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渝許急反訛音紫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

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

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鑑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

宜於時通利

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侯固陋也庸凡庸東東人野郊野之人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唱也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階也謂以佞言階之諛與諛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

是非非謂之智能辨是爲是非

非是是非謂之愚爲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保利弃義謂之至

賊安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開習其事則不少見曰陋難進曰促竭也凡物多追遠也

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撻皆同謂弛緩也

易忘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能習其事則不少見曰陋難進曰促竭也凡物多追遠也

而易盡曰耗耗與提撻皆同謂弛緩也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康反詩曰漸車帷勇膽猛戾則

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

則節之以動止爾雅士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

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爲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

庸衆

駕散則刦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駕謂軒下如駕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

怠慢僥倖則炤之以禍災

炤謂相輕薄爲僥倖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愚款端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

文云款意有

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速也神神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

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此之謂也

君子能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身勞而心

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

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

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

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貴行也困窮也昔

所至皆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

所至皆謂守而勿失

端慤誠信拘守而詳

詳謂審於事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

詳謂審於事也

術順墨而精雜汙

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爲慎墨慎謂

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

當爲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

當爲情雜汙謂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當爲情雜汙謂

偷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

憲也又云解偷儒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或曰

當爲情雜汙謂

當爲情雜汙謂

事則僂允而不曲

僂允也言僂允於人以求饒

而不憲乖僻違背不能端

乖僻違背不能端

程役而不錄

程功程役

勞役錄檢

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瀆淖也

供奉也冀當爲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瀆於泥淖也人在

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行而俯頃非擊

戾也擊戾謂頃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丁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

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

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

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

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

厚之察非不察也

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平曰不可二可乎曰可平曰可謂目視石但見

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

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

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

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耳

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耳

口面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止而倚魁也倚魁也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之奇方言女秦晉之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鱔也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

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蹠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而不輟上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

以同至也故蹠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而不輟上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

以同至也故蹠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而不輟上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

竭

厭塞也音一涉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反瀆木竇也

被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

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

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

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息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

子也厚其志而知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齊謂無偏無頗

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倂倂然

倂倂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

有

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

渠讀爲遺古字渠違通渠渠不寬泰之貌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

溫然

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

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

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

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

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

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爲也

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執育爲此也

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

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故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爲正

貴也禮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端悫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

悌同

加好學

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既

好

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術耳

偷儒憚事無

勢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

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

邊易謂放蕩光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

懦弱怠情畏刑戮可也

詳當爲祥

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

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達老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不窮窮而通者積

老而尊敬之也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鄰鰥寡窮匱也積

澤固魚則蛟龍

不遊義與此同

行乎寘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好

肖一焉

行乎寘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

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

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鄰鰥寡窮匱也積

澤固魚則蛟龙

不遊義與此同

行乎寘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好

肖一焉

行乎寘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

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

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鄰鰥寡窮匱也積

澤固魚則蛟龙

不遊義與此同

行乎寘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好

肖一焉

行乎寘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

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

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鄰鰥寡窮匱也積

澤固魚則蛟龙

不遊義與此同

行乎寘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好

肖一焉

行乎寘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

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

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鄰鰥寡窮匱也積

澤固魚則蛟龙

不遊義與此同

行乎寘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好

肖一焉

行乎寘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

人有此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

討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

不惰勞勤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

予子以取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

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

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

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

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行如字
察聽察名不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

行如字
察聽察名不注

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

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

行如字
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躬時

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

行如字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

行如字
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

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

行如字
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

地比地去夫天遠近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率甚

皆相似於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

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鈎有須

未詳自齊秦襲

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鈎有須即丁子有尾

也丁之曲者爲鈎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

定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此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行如字
夾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鷄伏鵠卵不爲鷄則生類於鵠
此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
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
產執而戮之授左氏傳鄭駟殺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

曲說故

晉異端

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哈只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盜跖飼食

故曰君子行不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爲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

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此謂曖狎

言辯而不辭

足

以明一不至驕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

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

導向不

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講與擇同絀與黜同謂自擇節貶換小人

益

不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益

不能則姦嫉怨

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廉而不劇廉稟也說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刁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急情也但明察而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

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強而不兜暴不至於

柔文云劇利

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言己之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憚怯也蒲葦所以爲席可卷者也剛彊

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

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

席可卷者也剛彊

蒲葦所以爲席可卷者也剛彊